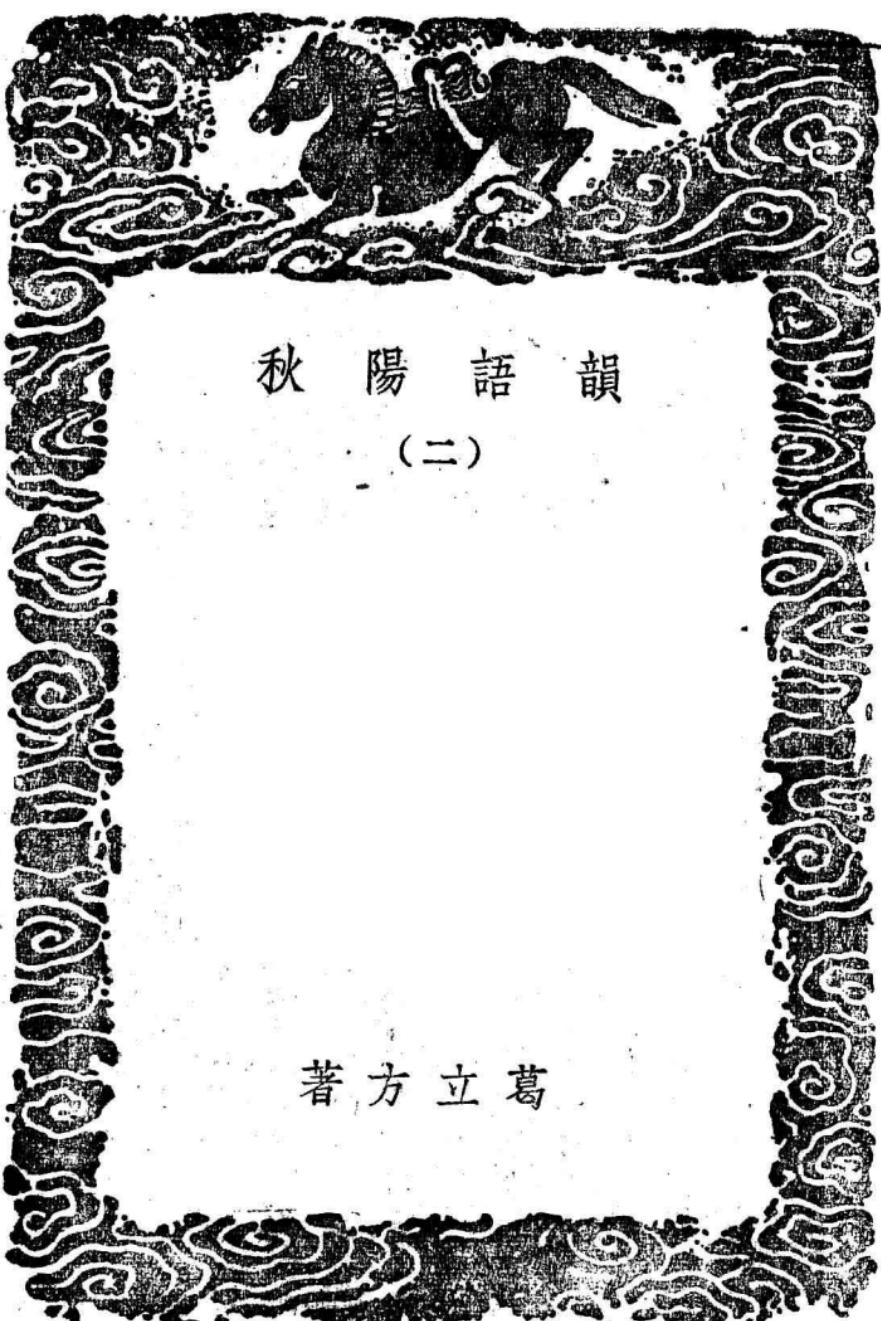


韻語陽秋二





韻語陽秋

(二)

葛立方著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秋陽語韻  
冊二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葛立方著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憚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苟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尙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穿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葉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鳥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水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謫仙之目，而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人間門戶尙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嬪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

紫禁歸暮出省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言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釐亦恥言掠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鼎僉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禮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惟怒媢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說不已如贈蘇僕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尙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于轉正郎則云止陪鶴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晚上天省

中作則云末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于銜說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蠶噉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豈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傳吉神物戲人良有旨金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筆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迷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卽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顚頓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難以限于大阨窮躡隕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于蛇虺瘴癘之區可勝嘆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懷詩云。我念綺繡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親觀之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誇服銜寵。而况下于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枝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縱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髮白如絲。脫刺史緋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終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

將軍樹。至於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謹細行。改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尙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且長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調黔移戍。流離困躉。豈非命哉。至建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及。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于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嘆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尙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達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逮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委。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騖者之戒也。嘗自敍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

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蘿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絢位致通顯客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絢惡其異己也後絢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納雖興一大學悖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絢而滋熾絢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絢是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鐘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天豈可強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沓貪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免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則曰此時

也得辭漁樵。青袍裏身荷聖朝。牛犢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瀦野。一身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瀦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于前。逢吉、王涯力請于後。唯裴度以爲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雞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花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襖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篆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鶴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異。皇甫鏌之徒。乘釁鑄謗。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僂人隱玉壺。則意在隱。

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尙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目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之禍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勸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馬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寶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于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聞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于漁釣。似無心于仕宦者。觀此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擣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指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甃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

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閒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辭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續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于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于七里之瀨而李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不立文字不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詒陶子自祭之云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畱何所繁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博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畱意于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齊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遺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譏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于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于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于啖炙遠矣自始學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

心豁然更無凝滯所謂啓閒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水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于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乘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乘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載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邇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聞諸象起于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糯探懷得真藥不得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嘵隱隱如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亂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于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渾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于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生事哭遜兒詩云中年參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

若苦今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昨夜安心後。失卻當年  
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  
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于東坡。而問道于山谷。山谷作人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  
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  
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酬惟悟師  
云。子阿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  
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  
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旣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  
得之于陳去非。去非得之于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  
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蚪。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又爲  
仙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則凡神仙之說。皆在所塵也。而贈石唐  
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雒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

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自毫社日有許昌齡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晚四時別林藪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妄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卽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于篇詠者多眞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炷燒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氣發雙華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斂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銓行于世上湖集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于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于神仙者是以登葛幘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驥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長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李頤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云若得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林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